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二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舉人臣姚培㦤

詩補傳卷二十一

宋 范處義 撰

變小雅

魚藻早下同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京將不能以自樂洛下同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賔之初筵不言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不能自

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未甞言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三章為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閒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悉舉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為可樂令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幽王豈能獨樂

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符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若在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所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乃多

詩人以魚躍于淵為得性以魚在于沼為非樂今言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蓋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間雖跳躑往来人皆以為魚之樂然此乃魚窘迫之狀非其性也惟浮蕩小魚或弄水草以求口食亦時焉而已至依于其蒲則窘又甚矣不敢動矣前言在藻猶為在淺水之中已首尾俱露為人所見後言依蒲則蒲生于岸姑依此以匿其形耳豈非不得其所乎况頒大貌莘長貌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水深而魚肥必頭小而尾短今猶可驗也詩人非直謂魚之失

性也葢以魚譬民謂幽王之民處於亂世其戚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依蒲也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綏之又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王者之燕樂也今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飲酒樂豈有那其居猶言王何在在鎬也王雖在鎬飲酒豈而又樂樂而又豈乃沈湎獨樂耳能安其居乎玩詩人之辭意以推見物理知其非武王之事也或曰詩人言萬物盛多既取魚麗故言萬物失性乃取魚藻以為舉魚一物之失

性以見他物皆失性也意亦通然不若以魚譬民於義為長葢人為萬物之靈言萬物失性則民可知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遥下同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之序有見微之說案史記襃姒不好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數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欲悅婦人至以烽燧為戲自常人觀之以

為事若甚微君子憂之以為後真有寇諸侯不信則將罷大禍及廢申后去太子宜臼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莫有至者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賂而去豈非大禍乎且無故而名諸侯可謂侮慢矣及其至也又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之王者所以待諸侯者無所不用其至未嘗忽於其微況敢數徵會而無信義邪蓋深譏數舉烽火之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必沸弗檻銜覽泉言采其芹巨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匹弊鸞聲嘒嘒呼恵載驂七南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子落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左右亦是率從汎汎芳劍楊舟紼弗纚力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

尸頻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詩人以物為喻惟國風為多二雅則主於言政亦時取物以見意是詩五章皆以物為比幾與國風相似雖曰陳古事乃變雅之體也菽藿謂之藿案公食之禮饗賔有鉶羹用牛則以藿芼之此物之微而可用者也既欲其用可無器以貯之乎楚葵謂之芹案醢人之職加豆之實以芹為菹則配以兎醢此物之羙而可貴者也既欲其羙可無泉以養之乎赤芾以蔽

膝而其下又有行縢邪纒於脛謂之邪幅左氏曰帶裳幅舄言其相副也枝葉蓬蓬而盛由維柞之根本有以滋之楊舟汎汎而流由紼縭以為纚有以繫之五章取五物雖各有其義大槩皆言天子之於諸侯不可無錫命之禮也一章采菽之喻謂將采菽以為芼必有筐筥方圓之器以貯之況王者之於諸侯可無禮以寵之乎今於其來朝既欲予之以車馬之富又欲予之以衮服之貴則所以寵之者甚至故其言

有加而無已也二章采芹之喻謂將采芹以爲菹必有儹沸涌出之泉以養之況天子之於諸侯可無澤以及之乎今於來朝視其旂則淠淠而飛動聽其車則嘒嘒而中節而其馬又或驂或駟而不亂則所以惠之者有素故其所届有威儀之可觀也三章赤芾之喻謂赤芾之在股所以蔽其下而其下則有邪幅以副之不敢以有蔽而不自偪束也以況諸侯雖蒙王者之蔽覆自能偪束來朝以交於上不敢紓緩故

天子喜之又欲予之也天子既予之故諸侯樂之以為天子之寵命是以福禄申重於我也四章維柞之喻謂柞木之枝葉蓬蓬而盛必頼根本之壯以滋之故枝葉亦能為根本之助以況諸侯既被王者之澤以富彊其國故其力足以為殿於天子之邦以禦後患葢諸侯附綴於天子誠如軍之有殿以其能禦患所以能同天子之福禄也諸侯同天子之福禄豈惟一己哉凡左右之臣皆平平而辨治亦是率從諸侯

而受福禄也五章楊舟之喻謂以楊木而為舟汎汎於中流必得紼纚以為纚而繫之故舟之涉險斯能無飄泊之憂以況王者有信義以維持諸侯既可以無患而天子又益庇之如葵之衛其足蓋天子為天下首諸侯乃足也以其賴天子之庇所以受福禄之膍厚也諸侯受福禄之厚豈止一端哉凡所以優游享其逸樂者亦是福禄膍厚而至此也竊嘗謂君臣交際之道貴乎兩盡也桑扈言彼交匪敖上之交乎

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之交乎上也上能匪敖則能接下矣故受福於天曰萬福來求受福於天也下能匪紓則能謹度矣故受福於君曰天子所予受福於君也彼交匪敖有天道下濟而光明之象彼交匪紓有地道卑而上行之象君臣同以彼為稱猶君臣同以爾為稱也是詩五章皆比而賦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葢作此詩者其兄弟乎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於相怨則九族可知矣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凡同禀血氣於父祖上世者孔氏謂如骨肉之相附然則宗族皆可謂之骨肉此其證也自古不親九族多因讒佞之間如晉獻公信驪姬而去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而逐屈氏此其尤著者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

騂騂(息營)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遠矣

此章言兄弟親族不可相遠也騂馬赤黄色古人角弓多以朱漆飾之又彤弓亦言其赤也說者以騂為調利於訓詁不通且是詩言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謂弓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向弛之則外反既言翩其反矣謂其弛也乃以調利釋之可乎角弓雖外反乃角之性本然張而内向乃矯揉為之也故喻兄弟之相親當如弓然亦猶以唐棣之華反而不覆比兄

弟之意同也在物猶能知反况兄弟與昬姻皆不當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章言上不能親睦則下必化之也爾栢王也凡羡詩爾其君親之也刺詩爾其君鄙之也謂王與兄弟親族相遠則民必皆然矣盖上之所為是教民也下之所為必傚上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羊主

此章言民之化上惟不善者易動若其善者固不肯變也此令兄弟乃其善者也故王雖化之以薄自能寛裕相容惟不令兄弟則交相為病不復相容矣人情多然詩人之言信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章言不善者之化上殆有甚焉謂民既喪其良心不知反己惟知望人故各據一方而相怨猶言各守一見各持一說不肯相體悉也既不相體悉故相讒

相傾以取爵位無復遜讓至於亡而後已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嗣據於

此章言民既不知相遜則無復長幼之節其長者反聽於幼者是老馬反為駒也不顧其後乃戒幼者之言也謂幼者亦將老矣他日其如少者何彼之貪冒不遜如食物者宜知饇飽而不能止如酌酒者但知多取而不知節安得不生疾患邪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此章言民既不遜矣王宜改過親親以化其薄俗今王方且又以薄化之如猿猱之䠶踉又教之使升木也如塗泥之汚穢又以塗附著之也徽美也猷道也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皆效王之所為矣

雨雪瀌瀌符驕見晛乃見曰越消莫肯下遐稼遺惟季式居婁力住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莫侯我是用憂

此二章以雨雪喻人之讒佞以見晛喻王之明察晛

日氣也雨雪雖瀌瀌而盛見日氣則盛者消矣今王
乃不肯以恩義下及九族而自居以驕慢且屢為之
而不知止是不能明察也彼讒佞何由而去乎雨雪
雖浮浮而積見日氣則積者流矣今王骨肉相視如
南蠻髦夷然謂無中國之禮義也豈復能明察而去
讒佞乎詩人之憂可勝道哉說者謂髦西夷之別名收
誓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髳與髦音義同是詩八章
其二章三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菀（鬱下同）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諸侯皆不欲朝（直遥）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終之以懷諸侯蓋王者之於八者皆足以致諸侯之從違今幽王暴戾無親而刑罰不中則於親親之道既失矣所謂刑罰不中如褒申后逐太子其大者如此則小者為可知故諸侯皆不欲朝謂王者之施於親者若此寡恩則其暴戾之政豈復可親近曰不可朝事謂不可親近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菀茂木也尚庶幾也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動也暱近也靖安也瘵病也極至也邁往也柳菀然而茂可以庇下人豈不庶幾其可愒息也喻王者居勢位可以庇諸侯豈不庶幾其可朝事也以王甚暴戾變動不常如此我何敢自求暱近何敢自取瘵病使

我安以俟之冀其能改而後我將至王所故曰極我將往朝王故曰邁上二章諸侯同列相勉之言故曰俾予靖之下一章謂終不可朝事何為欲俟之故曰曷予靖之

有鳥高飛亦傅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臻皆至也前二章既以上帝斥王此章所謂彼人乃諸侯自指其同列也謂鳥之高飛猶可至於天而

彼之為諸侯者以王者不可朝事其心茫然無所至乃鳥之不如甚言其不可親近也何為我尚欲安以侯之王者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不可望其能改矣此諸侯所以不復來朝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七張
容丈
扶
又

小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葢周室京師之人見中都

衣服侈異故作是詩聖人刪詩特為潤色以為中都之風俗由長民者衣服不貳故見之於燕處之間者皆有常而不變易宜其民之化之其德之無二三亦如其衣服之有常也今不復見矣此皆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誰謂詩序之可忽哉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七

說者謂都人也君子也古之長民者也士也女也長

民者所齊而成之者也竊以為不然凡中都之人四方視以為風俗君子女則中都巨室之女也於士言都人指其士之身也於女言君子指其女之家也中都之士女不為侈異之習由長民者有以率之於上也詩不及長民者特言士女耳然言士及狐裘充耳言女及尹吉皆非貧賤者也此章言都人之為士者黃衣狐裘為燕居之服而出言則成文章所謂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其行

歸于京周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下三章皆言士女此章獨言士葢既言行歸于周萬民望之以為法則若女則處君子之家不當言民望以為法則惡其褻也此所以不及女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立側基七活直留悅

此章言中都巨室之士女容服儉素士則以扶須之草為笠以緇布為冠古者以草笠為尊野服而始冠

用緇布冠此皆幼賤之服而士服之其儉素可知也女則不為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為高髻之類亦言其儉素也說者以綢直如髮為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為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旟則不能為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為比以二為賦可乎今我不得見此儉素之俗所以心之不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結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而實其耳也說者讀吉為姞謂尹氏姞氏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姞為厲王之甥則姞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既為世卿姞氏既為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為

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為尹氏姞氏之女也今我不得見所以我心苑屈而鬱結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權下同)髮如蠆(勅邁)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深則厲以帶之長反之於腰有如厲也蠆螫蟲尾末揵然似髮曲上卷然也此章言士則垂帶而能反之於腰女則理鬒而能卷然不亂皆自斂飭之意今我不得見矣得見則從之往益思慕之至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餘我不見兮云何盱矣喜俱

旟言如旟之有旃也盱言張目而望也此章言士非欲垂帶如厲以帶之有餘也女非欲理髮如蠆以髮之有旟也皆言本非好為容飾之意我今不得而見矣所以張目而望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序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民怨曠故刺

之耳他詩爲怨曠而作亦多矣皆明言刺其君或明言刺時此詩獨不言豈此詩作於當時不敢斥幽王歟説者遂生穿鑿謂婦人不當怨曠不能如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靁之勸以義故刺之殊不知彼文王之時此幽王之時責婦人以文王之化而不刺幽王無以化之其可乎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弓六

自旦至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鬈卷曰局

采易得之菜終朝不能盈匊心不在焉思其夫故也婦人以夫久役不歸不事膏沐故鬟曲而卷不暇卹也俟其歸始當沐耳凡詩有薄言皆未足之意謂沐而又沐也與卒章意同

終朝采藍盧談不盈一襜尺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占

藍可染青亦易得之物也衣蔽前曰襜終朝采之不盈一襜以思故也詹與瞻同五日所期之日也期逝不至故至六日猶不得見也

之子于狩（尺救）言韔（敕亮）其弓之子于釣（弔）言綸之繩

之子指其夫婦人思而不得見因念及夫在家時往

狩我則為納弓於韔往釣我則為治綸為繩言其樂

而相助也

其釣維何維魴（防）及鱮（叙）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婦人既思及漁獵因謂使其夫且歸復為魚釣之樂

所得何物當有魴鱮之美而大果得此魚則當觀之

又觀言樂而無已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

賦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下同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名伯之職焉

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豈南國之人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為此詩乎序言不能膏潤天下亦推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伯營謝說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

芃芃蒲東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之

芃芃長茂貌悠悠遠行貌召伯穆公也宣王將以申伯邑于謝先使召伯往營之召伯能知民之勞有以勞之如陰雨之膏黍苗言民之說之如苗之長也

我任壬我輦力展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曷卜同云歸哉

任謂負任者輦謂輓輦者車謂將車者牛謂牽傍牛者此言召伯之遇役夫有以得其懽心皆欣然從役其南行之事既已集辦不復久役遂命之以何不即歸蓋猶言何不也此其所以悅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言徒行者御言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名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申言行事集辦何不歸處此言名伯勞民不厭於重複也

肅肅謝功名伯營之烈烈征師名伯成之

肅肅嚴正之貌謝功謝邑之功也名伯營治謝邑而征行之師烈烈威武所以能定申伯之宅所謂成之

者如此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召伯往營謝邑度其原隰之宜則土田治矣道其水泉之利則溝洫治矣此所以能定申伯之宅而申伯方面之體增重足以鎮撫南服而宣王無南顧之憂所以王心則寧也始終陳宣王之事以刺幽王之不然是詩五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小人得志而在位則君子勇退而在野此消長之理也詩人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無將大車悔將小人之意同惡小人而悔將之好君子而喜事之此好惡之公也作是詩者其賢矣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洛下同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爻

下濕曰隰詩人常配山以言之隰謂山下積水之地

阿則隰之旁也有阿謂阿之所有也桑在阿故色常

潤君子在野雖退而窮處常自得其樂猶桑在阿其

葉難然而盛沃然而澤幽然而密此乃人不知而不

慍真君子人也故詩人思得見之其樂當如何謂其

心樂君子之德音膠固而不可解所謂思盡心以事

之者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章謂我之愛君子出於誠心而君子遠在於野不可以告語我既不能遠告君子以心之所好所以藏其愛於中未知何日可忘也與終不可諼兮之意同

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白華（花下同）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之作是詩也

他詩皆刺幽王此詩獨刺幽后說者以為誤非也詩人謂幽王所以黜妻屏子皆由褒姒之故使褒姒無嫉妬之行能輔佐君子不至是也詩人刺幽后葢箴砭其病源也病源弗除則下國之人化其無道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幽王豈能治之乎此白華所為作也

白華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一名野菅謂可漚以為菅詩人嘗以比孝子白華菅兮喻申后宜為后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葢茅

之為用惟以藉物謂用在物下也詩曰白茅包之又曰白茅純束包與束亦猶藉也白茅束兮喻褒姒當在下為人所用不當上僭也之子指幽王我指申后也謂幽王黜申后而逺之使之失位而獨處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雲貌白雲天地之氣覆露菅茅潤澤不偏天步言天運也不猶言不如也謂天運艱難故幽王偏寵褒姒而棄申后是雲之不如也

滮符彪池北流浸子鴆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池水滮然而流雖為微小猶可激之北流以浸溉稻田何以王者恩澤之大乃不能施及配耦而黜之此詩人所以悲嘯而歌有傷懷抱碩人指申后也念彼申后有碩大之德而見黜也衛莊姜失位詩人亦以碩人目之亦此意也

樵徂焦彼桑薪卬烘火東于煁市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可以蠶豈宜為薪今樵者已薪之卬我也謂我以

桑薪烘于烓竈以充庭燎喻申后有碩大之徳而見黜猶以桑為薪也詩人以碩人見黜之故所以心憂而勞也煁烓竈也謂無釜之竈用以然火照物者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七倒視我邁邁

此章戒幽王勿謂縱褒姒為不善而人不知也譬之鼓鐘于宮中可謂幽深之地而聲則聞于外我念王所為常懆懆而不安王乃視我邁邁然疎遠曽不顧我何哉

有鶩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章言幽王不分淑慝禿鶖性貪濁鶴性高潔二物皆以魚為食今鶖在魚梁鶴在山林是鶖得所而鶴失所也鶖喻襃姒鶴喻申后幽王養鶖而棄鶴詩人所以心勞而憂不已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也鳥之雌雄猶得並棲于梁各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今王乃棄申后曾禽鳥之不如由王惑

於嬖妾喪其良心所以不一其德衛風男女相棄詩人亦以二三其德責男子與此同意

有扁邊顯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兮

扁卑貌乘石也疧病也扁然之石當履之以乘車喻褒姒止可以為嬖妾今王乃以為后是以卑人為主也王既以妾為后所以遠黜申后使我憂之至於病也是詩八章皆比而賦之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鴆

下同食嗣下同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說者謂是詩乃微臣從大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卹其勞者也攷詩三章或言我勞如何或言豈敢憚行信其為道路所作夫貴而忘賤大不卹小可謂無仁心矣此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下同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即栗留也緜蠻小鳥貌或曰聲也於聲言緜蠻亦鳥之方雛故聽其聲緜蠻細弱不可辨蓋黃鳥之尚小者未能高飛升於喬木則其聲緜蠻或止息于丘之阿曲或止息于丘之一隅或止息于丘之傍側喻微賤之臣未能自致高位故依附大臣以出使故一章言道之云遠無如勞何二章言非敢憚行也恐

遲緩不能疾走耳三章言非敢憚行恐困躓不能至耳趨疾行也極至也國語曰齊朝駕而夕極于魯使大臣肯用仁心不忘微賤則必能飲食以濟其飢渴敎誨以接其言語命後車以載之以免其勞苦之患矣大學斷章取止于丘隅之意義在知其所止耳或者牽合為說非善學詩者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瓠（户故）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

饔於恭餼許氣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説者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亨人掌内外饔之爨左氏曰餼牽竭矣謂牲可牽行餼是已殺由是言之則幽王於同姓及賓客之禮皆廢矣

幡幡孚煩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白交之燔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之

幡幡葉貌亨謂熟之也鮮者毛炮之乾者燔之柔者炙之治兔之宜也炮謂炮於火下燔謂燔之火上炙謂以物貫而舉之故炕火曰炙炕舉也燔近火炙遠火也亨瓠葉為飲酒之葅治兔首為飲酒之殽物之

至微薄者也君子謂古之王者與同姓賓客燕飲必先酌而嘗其旨否然後主人則酌以獻賓賓則酌以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醻賓其獻醻交錯禮文至縟也而所用之物若是其至微薄何哉蓋幽王廢禮故甚言其薄者以愧之未必皆然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漸漸土銜下同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序戎狄叛之槩言之也此詩以荆舒不至之故征役

者久病於外詩人記士卒遠行深入蠻夷之地山川之阻風雨所困戰伐未休疾疫相仍故曰久病也荆謂楚也舒即舒鳩舒鄝舒庸舒龍謂之羣舒以地言之皆在周東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直遥）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漸漸山石廉利高峻貌武人將師也沒盡也言士卒

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廉利高峻攀援陟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於京師不得出此險阻憂已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

有豕白蹢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蹢蹄也烝衆也畢星也離歷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東南之豕四蹄多白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此雨之

侯見於地也畢為陰雨之星月離畢星則雨此雨之

候見於天也士卒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故見雨之

候又憂將帥亦奢陰雨不遑及他也與上二章之意

同是詩三章皆賦也

苕條下之華同花下同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下則戎狄交侵征伐不息上則天降饑饉民卒流亡

周室不可為矣故詩人閔之而已

苕之華芸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苕陵苕也華將落則黃芸者黃之甚也青青則華盡落獨有葉耳以凋落之苕華比周室衰微之極雖未亡猶亡也憂而至於傷生不如死之愈人情至此所謂其民困也

牂子桑羊墳扶云首三星在罶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可以飽

羊牡曰羒羊牝曰牂墳大也三星心星也罶寡婦之笱也牂羊而墳其首瘠之甚也三星之光在罶以夜而漁也牝羊能生育人所愛惜且瘠而首大此豈忍充庖廚而今食之矣寡婦無助不可以夜出今以無食之故賴三星之光而施捕魚之笱此二者皆為饑饉所迫不得已之甚也雖然羊也魚也亦姑可以為食耳豈可望飽乎蓋非穀粟不飽也是詩三章上二章皆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佩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所刺主意在視民如禽獸之一語葢當衰微之時外則四夷見侵内則中國叛去果能用兵以救亂亦豈得已哉惟其無不忍人之心輕用其民征伐既久士卒凋耗又驅市人而戰無有得免者所謂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是也豈非視民如禽獸乎此君子所以憂周室之將亡也說者曰文王視民如傷周之所

以興幽王視民如禽獸周之所以亡可不監哉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至秋則色變而為黄至冬則黄者又變而為玄矣玄黒腐也此以興征役之久也何日不行謂自草之生而至黄而且黒猶未息也何人不將謂何人不相從而行也何人不矜謂何人不無妻而矜也經營四方謂征伐非一方也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謂幽王視

役夫不以為民而不知愛也

匪兕徐履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薄紅者

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杴之車行彼周道

率循也曠空也芃毛尾長貌棧車士車也説者以為

役車蓋不得其説也此二章兕虎有狐之喻謂王既

視民如禽獸則視士亦然兕虎當在曠野今我民非

兕虎而使循曠野而行狐當在幽草今我士非狐而

使循幽草而行故詩人既哀征役之夫朝夕奔走不

暇又念為士而乘棧車者亦被驅而往行彼周道之中失其所也孟子曰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不愛民必不愛士也是詩四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二十一

詩補傳卷二十二

宋　范處義　撰

正大雅

二南以關雎為首夫夫婦婦萬世正家化天下之法也小雅以鹿鳴為首君君臣臣萬世使臣事君之法也關雎雖兼美大姒然大姒由文王之化也鹿鳴雖兼美武王然武王述文王之事也故大雅獨推文王為首為萬世受命君天下之法以是知非文王不足

為正風非文武成王不足為正雅賢如宣王以不克終不得在正雅之列况如鄭衛二武何敢望齒於正風哉說者好為異論謂風雅凡美者皆當為正凡刺者皆當為變是不知聖人存六經垂訓之意也明乎聖人之意則知六經取與之嚴非全德如文武成王不足為萬世法而於全德之中又莫盛於文王故二南二雅皆以文王之詩冠諸篇首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未嘗稱王諸儒論之詳矣棐呂氏春秋此詩爲周公旦所作葢作於成王之時有合於追王之説而學者尚疑序不當言受命作周殊不知所謂受命豈天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從古而然虞芮之君來質厥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此説者以是爲文王受命理無不可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作周哉周公爲此詩始終言文王同乎天德其形容鋪張視他詩尤爲

渾全雖舊分為七章而下章首句必申上章末句之意今姑從其舊為之訓說若貫而通之雖不分章可也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也昭著見也天則在上矣而文王曰在上何也曰由周公成王視之則文王在上也周公謂成王祖父在上德盛如此故其昭見格於天心周雖為邦

舊矣至是而作興所謂新其國也天之命周亦舊矣始命以國今而命以天下謂周至文王不顯可乎謂帝命至文王不時可乎時言及時也文王不以天命之既至有一毫解怠之意方且於起居之間一陟一降若在上帝之左右此以文王之敬天告成王也

亹亹尾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言勉勉也此章貫上章敬天之説文王敬天

之德勉勉而不倦故其令善之聲聞亦不已也哉始也文王有盛德故能敷施以錫後人為周之始王也侯維也本謂宗也支謂庶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維文王之孫子宗則百世為天子庶則百世為諸侯謂德盛宜如此也非止子孫如此也凡為周之士蓋指文王輔佐之臣豈不光顯乎言亦世其禄也世禄乃文王治岐之法周公既作此詩以告成王亦併曉其在位之臣蓋成王之時尚多

文王之舊臣如名公奭亦不能知周公冝周公及此

也書言與國咸休亦此意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子禮

翼翼敬也濟濟臣之威儀也此章貫上章周士之說

謂周在位之臣所以能世祿光顯由其道本於翼翼

能敬也文王翼翼以敬天故當時之多士亦體文王

之德盖君臣一於敬周之所以興也於是周公遂言

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羡又欲其生於我王國也使王國能又生此多士則足以為周之楨幹矣葢前日濟濟之多士文王既頼之以成安逸之效我所以思而羡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熙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敬也和也此章貫上章以寧之說謂文王雖享安逸亦不忘敬故其容穆穆然敬而和葢敬者乃文

王之本心故於安逸之後又緝以續之熙以廣之其見於容止之間無非敬也文王之敬至誠不息如此故大哉之天命所以眷顧於文王者使有商之孫子其麗於數不止一億皆為周九服之諸侯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況甫）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猶奉也此章貫上章侯服之說謂以殷之士而侯服于周天命可謂靡常矣

此言天命不可恃周公以此警告成王與其在位之臣欲以殷為鑒也於是又言殷之多士今既為周之臣皆有膚敏之才奉鬯而助祭其奉鬯之時尚服常時之冠服冔商之冠也黼則殷周之所同服也視此助祭之臣可不知戒乎藎進也王令進臣而用之可無念爾祖乎謂當思乃祖文王之用賢俊也

無念爾祖聿（于必）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俊）命不易（以豉）

聿述也師衆也此章貫上章念祖之說謂王當思乃祖文王不特取法其用人又當述其修德斯能永配天命而自己求福蓋以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故也於是又舉殷以為戒謂殷未喪師衆之日固嘗克配於上帝矣王宜以殷為鑒知駿大之天命不易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止也宣昭宣布昭明也義問猶言以義而問也虞

度也儀則也刑法也此章貫上章不易之説謂天命既不易保王無止其身不知自彊當宣布昭明義問於衆有度於殷之興亡自天者為如何則知天命矣於是又言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接惟文王與天合德能法則於文王萬邦自作而信之矣上章言配命謂文王之德足以當天心也商之配上帝亦然此章言儀刑文王謂文王與天為徒知文王則知天矣中庸以天命不已謂天之所以為天以純亦不已文

王之所以為文亦此詩之意夫以德旣著見命旣維新方且陟降凛然如在帝左右亹亹則心之敬也穆穆則容之敬也所謂不已者如此是詩七章皆賦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扶又

小明大明以別小大二雅之詩初無他義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蓋推本而言之文王之德旣昭著而天命維新矣武王燮伐上帝臨顧會朝清明

是復受命也非文王有明德以得天於其先武王何以得此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市林斯不易以豉維王天位殷適的使不挾子燮四方

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修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告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為

王亦不易如紂所居則天位所傳則殷適以其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謂命靡常也

摯至仲氏任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巾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此章推言周之興由於文王之聖文王之聖生於大任之賢大任之賢由於王季之德王季以德故能儀刑大任大任以賢故能篤生文王非周公不能知其

源流而形容其實摯國名也任其姓也仲則中女也
嬪婦也京周也及與也身重也謂懷孕也大任自殷
商來嫁為王季之婦乃與王季並行其德此天所以
眷之使有身而生聖子文王傅言大任有胎教如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信如其說可謂
賢母矣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
已用追稱則以周為京不足疑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此章推言文王得天得人之效小心不自大也翼翼心之敬也昭事上帝以明德事天也聿述也懷來也回違也文王小心自處不忘於敬所謂明德惟馨也以此事天故能聿懷多福蓋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已足以得天眷而受福生此文王矣而文王又有明德以來多福是述前人之福也故曰聿懷文王雖已得天受福而修德之心未嘗或違故四方之國來歸

我有周文王有以受之矣左氏傳晏子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之謂也蓋正則由德邪則違德違邪一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推言文王既有德以得天故天為生賢配大姒也監視也集就也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大邦莘也言天之監視文王之德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

之初年天為生賢配於洽水之陽渭水之涘及文王議婚姻之嘉禮果得大姒於莘以為大邦之有是女子非人之所能為也

大邦有子俔牽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于渭造七報舟為梁不顯其光

此章推言文王之親迎而大姒之賢足為周之祥也俔喻也以大姒喻天之妹以見大邦之有子非凡人之比也文謂龜之兆體也祥謂卜之吉也文王視龜

之文以定其吉祥於是遂行親迎造舟為浮梁以濟渭水以文王而親行御輪三周之禮豈不光顯乎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親迎之日乃為公子未為君也而用造舟何哉說者謂天子造舟周制也商時未有此制故文王用之然則爾雅所載本之周制正以文王嘗用造舟故取以為天子之制爾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爕伐大商

此章推言文王大姒俱有德以當天心故天復俾生武王之聖子以成伐商之功也纘謂繼其事也行謂嫁而有行莘即大姒之國也與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也篤厚也保安也右助也爕和也文王求繼大任之女事莫如莘國之女故大姒以莘之長女有行而來嫁德既與文王相配是以天之眷周因其材而篤焉生此武王以聖父而有聖子則天之保安

右助有周者益固矣所以武王能和順而伐商不拂於天人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之謂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推言武王所以勝商者以德不以力也旅衆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諸侯也興起也臨視也無貳一也言紂陳其師衆會合如

林木之盛而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上帝臨女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維予侯興既指武王則所謂無貳爾心則指牧野之臣民也謂武王之時臣則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民則有三千人惟一心皆無疑貳武王之心也或者專指武王一心以奉天討不復疑貳果爾似急於取商之天下恐非聖人之本心也其會如林說文以會為旝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引是詩為

證就如其說乃砲之屬但不當改字姑存之以資博識武王伐商猶曰以諸侯而興則文王未嘗稱王明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推言武王伐商得賢將帥之力天實相之也洋洋廣大貌煌煌光明貌彭彭強盛貌檀車兵車也駵馬白腹曰騵駟馬皆騵言其多也尚父大公望之尊

稱尊之如師如父也書微子篇以箕子為大師說者謂大師三公也與此同意鷹揚謂上將梟勇如鷹之飛揚也涼與諒同信也肆猶遂也尚父既有以取信於武王君臣無有異心宜天助之於上而伐商之日值崇朝清明而成其武功書所謂甲子昧爽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此詩鋪叙去豳遷岐建

國立社與待夷狄懐諸侯之事皆大王始之文王終之九章次第可考也非出周公之手他人豈能知周家創立之始若是其纎悉哉

緜緜瓜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漆古公亶都但父甫陶復福陶穴未有家室桃

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生近本者其大緜先歳之瓜故瓜亦曰緜也生於蔓者必小於先歳之瓜故瓞亦曰㼎也周帝嚳之冑中嘗衰小至大王文王始

大故以瓜瓞況之民之初生謂周家之始得民在沮水漆水之地也二水在豳地亦東流過岐周故傳云周原漆沮之間也古公即大王也古言久猶言先公也亶父字或曰商尚質以名言也陶瓦器竈也陶去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說文引是詩陶復字作寝復則復亦穴也意周之微時穴土而居未有家室在外者謂之穴重穴謂之復也亦見尚質之意此章言周居豳之時其儉陋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朝早也率循也滸涯也爰於也及與也姜女太姜也聿述也胥相也宇居也太王朝走馬循水涯以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太姜相繼而至故曰聿來謂相繼而來相此居也此章言大王去豳之時從容如此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岐山也廣平曰原膴膴地之美也堇美菜也荼苦菜也周原既膴膴則物無美惡皆甘如飴蓋地氣使然也契灼龜也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謂卜以楚焞之木然之於火執以灼龜開出其兆也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卜也卜既云吉協於人謀於是既命臣民止于兹土又命臣民以土功之時遂築室而作都也此章言大王之遷于岐土地

既美神人協謀宜文王居之而作周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廼慰廼止慰安其居止也廼左廼右分列其左右也廼疆廼理疆畫其經界理分其土宜也廼宣廼畝宣道其溝洫畝度其廣狹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謂周原在豳之東凡民自豳而來者周徧執役於周原言樂盡其力也此章言大王規畫都邑安集臣民宜文

王守之為成法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案周官司空之屬有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則司

空乃掌營國邑之官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

庶則掌其政教則司徒乃掌徒役之官也大王遷岐

之初雖命以是官是時周未定六官之制及成王周

公制作禮樂分命六官遂用大王舊官之名而增益

之俾立室家則槩言立國邑之制也作廟翼翼則施工役以宗廟為先也度以繩以取其直縮其版而載以上盖作廟之工役始於版築也此章言大王之建都邑知所先後所謂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正用大王之遺制則文王之作邑於豐不越此制明矣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捄俱陾耳升度洛呼萌注力馮馮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扶冰丁古羔升

捄虆也謂gather土於虆者陾陾而衆多也度投也言投土於版者薨薨而有聲也築謂築土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削謂屢削以刀馮馮然平可據也四者皆版築之事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百堵皆興可謂役之大矣鼛鼓本以鼓役事以作其氣以一其力令役者之敏疾鼛鼓反弗能勝則人之樂事勸功可知也此章言大王於版築之役得人之心其後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文王之得民非一朝一

夕能致有自來矣

迺立皐門臯門有伉(若浪)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之門無所謂臯應者大王諸侯也而有是門蓋是時未定臯應為天子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始以臯應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用其名矣亦司空司徒之類也有伉髙壯貌將將嚴正

貌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宗廟宫室既脩於是立冢土蓋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說者曰宜祭社之名也此章言大王之營都邑内外克備周官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宫門阿有制則文王之作都亦不越此制明矣

肆不殄畋典厥愠紆問亦不隕韻謹厥問柞子洛棫域拔矣行道兑徒外矣混昆夷駾徒對矣維其喙許穢矣

殄絶也愠怒也隕棄也問聘也柞櫟也棫白桵也柞

大而棫小兊和悅貌駾馬疾行貌喙張喙而息也混
夷即昆夷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
養人者害人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所謂狄人
指太王事獯鬻之事也大王於北狄猶事之則不以
慍而殄絶昆夷是詩可信也既不殄絶則不棄聘問

之禮可知也孟子又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文王事昆夷然則文王之事昆夷亦述大王聘問之禮而已至於周原柞棫已拔然而長茂行道之人皆和悅而無憂則非大王之時矣是殆與虞芮來質成同時之事也周家世事昆夷及是諸侯歸之所以昆夷亦疾奔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此章言周之與昆夷相為消長而大王文王所以待夷狄者以不治治之終能使之竄息也

虞芮如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注：虞芮，如銳；質厥成，文王蹶厥，俱衛；後，蘇薦，胡豆；奏，如字；禦侮，魚呂）

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替其刑殺之成禮記所謂一成不可變之意同蹶厥動也王業之震動也生與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意同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朝周入其境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遜為大夫大夫遜為卿二

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争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先儒謂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周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遜也竊謂質成之事雖在文王時而其風俗之美朝野相遜如唐虞之時豈文王一日所能致葢自大王去邠不與狄人争較土地其仁心德量與天地相似故其遺風餘澤霑漑後人者久而益著况繼以文王聖人之化宜其風俗之美有

如此者後之論召南之風者以為先王所以教與此同意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震動前日所謂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言始得民而已至是震動而作興所謂受命作周是也王業以民生言之何也蓋得乎丘民可為天子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此民所以為邦本歟周之王業既已震動而文王事商之心終始不變以紂在上故王業雖成而謙冲退託不敢自居歸功於輔佐之臣詩人述文王之言曰

我之所以致此者以疏附有人先後有人奔奏有人禦侮有人故也疏則或疏在外附則或附在内或在王之前或在王之後或將命而奔奏或折衝而禦侮文王自謂得人材之力乃能致風俗之美諸侯之歸而王業由是而成與二南之化託之周召二公同其意也是詩九章皆賦也

棫雨樸逼卜文王能官人也

此詩美文王化成已久人材衆多用之文武無適不

宜而文王尤能量材任使小大不遺此其所以為大雅歟

芃芃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辟壁王左右趣七喻之

芃芃紅薄短小而盛貌棫白桵也釋者曰樸枹也謂樸屬叢生也棫雖小木而用之為薪以供烹飪用之為槱以供燔燎則賓客祭祀無不用之也以喻文王用人材既適其宜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君王文王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右之臣皆趨

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能器使人材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文王既能濟濟有君之威儀故以之主祭而助祭之人奉璋瓚於左右者亦峩峩而山立莊敬而不解此髦俊之士所以宜稱其職也此章言用於文事者稱職如此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涇舟涇水之舟也烝衆也楫櫂也于邁征

伐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舟之行也賴衆徒之鼓櫂乃克有濟以喻文王之征伐而六軍汲汲然及之言其一乃心力不敢緩也文王固嘗伐玁狁伐西戎伐崇墉未必有六師之名以作詩之時言之故謂之六師也此章言用於武事者稱職如此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倬陟角反）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昭回謂昭明回曲而成文所以為章于天以喻人材為邦家之光也然人材

豈能自成哉文王既壽考矣則作成非一日豈不謂之遠乎此章言文王能作成人材頼其用也

追對回琢陟角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周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章文章也相質也罔罟以綱紘張之為綱以别絲理之為紀言文王作成人材外有其文如金玉之文内有其質如金玉之質則人材之成可謂表裏相副矣人材既成各稱其職文王若可以無為而文

王猶且勉勉不敢自暇自逸凡四方之政大作綱小作紀無不畢舉所謂純亦不已蓋如此也此章言文王雖始能用人終能自勉也是詩五章其二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宗祖餘慶苟子孫不賢無以受之則有所謂五世而斬者矣然則盛德百世祀亦必子孫不廢先業而後

可也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天下公劉亦以農桑訓民而基王業萬世之下論王道之始固無出於此使其子孫不能世世修之則亦安能悠久不廢哉此詩美大王王季能以豈弟之徳受祖宗之福禄而序詩者既以受祖發之又曰申以百福干禄盖福禄之慶合而言之則皆命于天分而言之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之所為能備百順則亦天誘其衷以使之然故雖由已之福以干天之禄謂之皆出於天

命可也說者或以豈弟君子為指文王遂疑此篇為文王之詩既與序不相應且詩有玉瓚黄流之詠乃王季實受此賜於帝乙則非文王明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榛俱巾楛户

說者以旱為山名竊以為不然夫山川之名雖出於俚俗亦必因其實而命之就使果有山名之曰旱必其高燥不生草木而後有是名也詩人方美大王王季有徳以受祖乃有取於此山之名可謂不類矣不

若先儒以為旱暵之山麓為得詩人之意葢旱暵之山麓其說有二周自后稷以來傳世不為不久中間失其官守棄稷不務固甞微矣譬之山值旱暵水泉涸竭草木枯瘁至大王王季始復修舊業浸致昌盛是旱暵之山至麓始有潤澤以生榛楛此一說也以大王王季之時考之乃商之末造紂巍然在上而降災下民敢行暴虐猶旱暵之山也而大王王季興自岐周乃能藹仁人之譽而從者如市著徳音之美而

克長克君是岐周雖眇然在下譬之旱山之麓獨有潤澤能生榛楛亦一說也二義雖皆通要之是詩既美其能受祖則前說為長詩人謂瞻旱山之麓有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可觀由山既旱至麓乃有潤澤生物如此喻周家𡻕微至大王王季乃有豈弟樂易之德所以干天之禄使周室浸盛誠不外於樂易之德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瑟密貌玉瓚圭瓚也黄流秬鬯也以圭爲柄以金爲勺外青金而中央朱此玉瓚之器也釀秬爲酒和以鬱金使之芬香條鬯此黄流之物也案孔叢子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此章詩人以王季之受此賜爲福禄之类故申言樂易君子宜福禄之所降謂有徳以得此賜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悦鳶宣）

鳶之飛以戾于天爲得其性魚之躍以在深淵爲得

其性樂易君子作成人材使之遂性猶魚川泳而鳥雲飛蓋其樂易之德不拂人之性故能使之各得其所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清酒祭祀之玄酒也既載則已盛之尊中矣騂牡周所尚之牲也既備則備腯咸有矣以此而享祀其先祖則神之所報必助以大福此章詩人言大王王季有物以稱其德故祭則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矣

柞木之大者棫木之小者木無大小皆瑟然而茂密以人所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以喻大王王季有豈弟之德故神之勞相以福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施以豉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二物皆緣木以生其延蔓于木之枝榦如子孫之依賴乎先人之德澤此言大王王季有豈弟以承

先祖之餘慶其求福也可謂不回邪矣福祿非可干求是詩始言干祿卒言求福皆本於豈弟則知大王王季本出於無心詩人原其所自故以干求為言耳是詩一章言有德以致周之盛二章言有德以得商之賜三章言有德以成人之材四章言祭則受福以有德也五章言神之所佑以有德也六章言承祖之休以有德也然則大王王季可謂能受祖矣是詩六章其二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内也說者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是謂文王之所由以成其聖者以有内助也且既曰天性豈假人力使文王無賢内助則無以成其聖何其待聖人之淺也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内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四章言文王德盛

無闗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皆謂由於内助也究其實而論之周姜大任世有賢德故天眷之是生聖子非既有文王由姜任之故而成其聖也大明言大任生此文王蓋得此意文王既聖矣故儀刑大姒亦能繼姜任之賢為文王之助非文王之聖必得大任而後成也是詩言文王刑于寡妻蓋得此意由是言之謂德有所由成者非至論也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

季為父武王為子蓋古聖人不幸如舜父堯子豈能
無憂是詩首言文王以大任為母以周姜為祖母而
其配則大姒也亦可謂無憂矣若夫夙夜警戒相成
之道殆為中主設非所以處文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美記
音則百斯男
許彝
思字雖詩人多以為語助然思有二訓如思皇多士
思無邪之類與是詩思齊思媚周當以為心之所思

也此詩陳文王之事首及大姒蓋與關雎同意由關雎之説則文王所以能風天下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天下化之也由思齊之説則文王所以聖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既能思有以齊大任又能思有以順大姜也齊與見賢思齊之意同媚與媚于天子之意同大姒思齊大任者以大任為文王之賢母不可忘也太姒思媚周姜者以周姜為京室之賢婦不可忘也京室指岐周而

言岐周自大王與大姜聿來胥宇是大姜爲周室賢婦之始也微音猶言美聲也大姒既能思姜任故能繼嗣姜任之美聲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之賢女得以進御以致文王子孫衆多曰則百斯男舉成數而形容其衆多也此章文體與豳七月言蟋蟀之章相似豳詩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皆未及蟋蟀至十月始言蟋蟀入我牀下此章言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皆未及大姒至嗣徽音始言大姒

正此類也詩人本言大姒故先思大任次思大姜先其姑而後及祖姑推而上之也為婦人而言亦當先其近者所謂内助者如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武王有天下始追王大王王季由文王之時言之則宗廟之中皆稱先公也文王之所為有以順先公之心故宗廟之神無有是

怨者無有足恫者神無怨恫則有以寧神而祖考安樂之也刑法也文王之所為足以為天下夫婦兄弟之法故自儀刑寡妻以至兄弟則能齊其家矣能齊其家則治國平天下何不順之有寡妻猶言寡小君御猶御車御馬皆治之謂也所謂事神治人兩盡其道者如此說者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始可以刑寡妻此論尤足以見文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於容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文王盛德之容在宮中有自然之和在宗廟有自然之敬其處不顯之地若有照臨其無厭射之意若有師保所謂盛德之容自彊不息者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不瑕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遂也謂文王所養之至遂能然也戎猶言賊也疾猶言害也殄絶也烈光也假大也瑕玷也文王既有盛德故欲相賊害如崇侯之譖羑里之囚雖不能殄

絶之而文王益以光大無有瑕玷易所謂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者是也文王何以能蒙難而德愈光大蓋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事雖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由天性而然非人謀所致也所謂德盛無缺從容中道者如此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亦譽髦斯士

成人既冠之稱也小子童子之稱也文王既作成人材遂致為成人者皆有其德為小子者皆進於善由

作詩之時視文王之人材可以謂之古之人矣詩人因歎文王人材之無厭斁故能有聲譽為俊髦之士也所謂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者如此詳究五章所陳非聖人能之乎故曰所以聖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皇矣美周也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詩與緜相類疑出一手緜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其詩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畧蓋詳其始而畧其終也此詩序言天監代殷及周之世德莫若文王

故其詩首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畧其始而詳其終也緜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由得人以輔翼而人自歸此詩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未免於征伐然非黷武也恭行天罰而已且以舜為帝之盛未免有三苗之征文王雖為王之顯豈能免崇密之舉哉所貴乎帝王之師亦取其舞干羽而有苗遂格是伐是肆四方以無拂耳雖不黷武亦不忘兵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九又反待洛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眷周也皇言天道之大也赫言天威之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猶言不得乎天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度猶言究極而度謀也耆老也式用也廓大而無綱紀也宅定其所歸也大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察視四方求

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乎天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也方天之欲與周也亦不苟然也維彼四方之國咸究極而度謀之必俟其老而後決者蓋惡不可揜善貴乎積彼四方之國所用者皆廓然無綱紀天之所惡也是揜惡者也而西周累世修德天乃眷焉顧之定民所歸維周是與豈非積善之所致哉以桀紂之不善桀在位五十二年紂在位三十三年而後失之此上帝之老其惡

也以文王之盛德詩人以虞芮質成為受命是時年幾九十矣此上帝之老其善也凡今之人惡未即得禍善未即得福皆上帝耆之也庸可忽而不思哉

作之屏必領之其菑側吏其翳於計修之平之其灌古亂其栵例啟之辟婢亦之其檉敕貞其椐羌居攘如羊之剔它歷之其檿烏簟其柘章夜帝遷明德串古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上章既言天惡四國而眷周此章遂言天之眷周自大王之治岐始也木立死者曰菑蔽覆於地曰翳故

作拔而屏除之又木叢生曰灌行生曰栵故修理而平治之檉柳也可以固隄防椐樻也可以為鞭杖故啟辟其根株使之疏理檿柘皆桑屬可以為弓材可以為蠶食故攘剔其繁冗使之遂茂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如此大王之始治岐山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於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串猶繩之串物然大王之治岐山實始開荒其初必道路艱棘不便於往來既施作屏修平啟辟攘剔之功則

道路平夷故來歸之民系道不絶如繩之串物皆在平夷之路則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所謂從之者如歸市也漢書緜屬於道蓋本諸此左氏傳曰以塞夷庚杜氏謂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為道路之證也天之命周固欲德之能配也今大王仁人之稱既見之如歸市之民是天立大王為天之配而大王之受天命至是而始固矣由民言之曰帝遷由君言之曰天立然則文王之受命作周文王之民始附

皆發祥於大王詩人之義前後相應可考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昔井徒外]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泰]

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上章既言大王之治岐已足以得天此章遂言大伯

王季能以友愛繼之使後世益大而有天下也帝省

視其山柞棫已拔擢而日加長松柏已悅澤而日益

茂則培養之久為可知矣舉木而言則岐之民物藁

涣和氣游泳德澤莫不遂性故天心益眷直欲使有周作興其邦家作配於天命而有天下也於是又生大伯王季焉以繼大王之後大伯既能知天命之所在而遜其弟王季又能推因心之固有而友其兄所謂知天命之所在者以大伯知王季有聖子文王當有天下故遜其弟也所謂推因心之固有者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王季能因其良能良知而友其兄也蓋非王季之友不能

成大伯之遜王季雖知已有聖子不肯偃然自大於敬兄之實無一毫之愧故大伯至三以天下讓而後得免焉說者乃謂以大伯遜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是未能知大伯王季之心也使王季果有欲從兄見遜之意則大伯去之足矣何至自竄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復用則是王季誠心不敢當兄之遜故大伯亦誠心自棄於不可復用之地而後王季不得已而應之故能以此篤厚後人之福慶以此載

錫後人之光顯使後人無喪失其天禄而遂奄有於天下也孔子美大伯為至德而不及王季者不特謂遜弟為難能盖王季因心則友已歌於雅而大伯之德民無得而稱故聖人表而出之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其心貊武伯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耻施以豉于孫子

上章既言王季之友愛足以遺慶後人此章遂備陳

王季之德所以施子孫者未艾也度者忖度之也王季因心之友愛人未必知之惟天能忖度而知之耳詩人以其追其貊為北國先聖以蠻貊對州里言之然則貊者北方遠夷之名也由其地之荒遠無禮文之事故有靜意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蓋莫有二音讀如字則訓定讀以貊則訓靜故說者多以貊為靜為定且詩方言其德音則定不足以形容之貊其德音謂以靜而養其令名也經曰德音不瑕又曰德

音孔昭皆令名之謂非若後世以發號施令為德音也克明者自明其德也若所謂在明明德是也克類者善足以及人也若所謂其類維何是也克長則德可以長人矣克君則德可以君國矣王此大邦者王季固已君此大邦矣以王言者作詩時追稱之也克順者德足以順人心所欲也克比者德足以為民所親比也民心固無常既親比王季不庸遽釋又親比其子文王則周之得民也至矣王季之德如此可謂

無一毫之悔吝王季雖未王天下然非當立而立亦旣受天之福而延及子孫矣宜後世承其遺休遂有天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無然歆羡(錢面)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魚宛)徂共(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 莒)徂旅以篤于周祜(戶)以對于天下

上章旣言民親比于文王此章遂言文王急於濟民之難以荅民之望也畔援不正也歆羡多欲也密人

密須氏也阮共二邑也按止也祜福也文王之心惟天知之故詩人舉天為言以為帝謂文王非不正以旁求黨援非多欲以歆慕愛羨所大者所先者急於濟民之難耳蓋密人之亂民罹其患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民于岸也於是聲密人不恭之罪謂其敢抗拒我周家之大邦自阮至于共文王赫然奮其威怒嚴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遂定其亂可謂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

之望矣或以岸為獄蓋欲借岸為犴耳然岸水際也
借為犴獄亦謂拯人於囹圄如涉者之登岸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章既言文王能一怒以安民此章遂言文王征伐
不暴其民而民歸之也京謂周之都邑文王安然依
馮京都以為根本興師自阮疆而伐密凡師無鐘鼓

曰侵彼密人之來侵固無鐘鼓故文王亦静以伐之方其出師文王又能誓于衆士曰我當陟髙岡以望爾無矢于陵蓋陵即我之阿也無飲于泉蓋泉即我之池也文王以天下為度視敵人之陵阿泉水皆猶吾地也豈忍使之肆為蹂踐可謂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矣文王既克密於是相其蕃鮮之原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初營程邑後竟徙豐皆一時之事也文王之師既能安民故民之從之不止岐邑也萬邦由是

皆向之下民由是皆歸之則文王之王業既成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援(袁)與爾臨衝(昌容)以伐崇墉(容)

上章既言文王因伐密而得民此章遂言文王之心不自滿假此心亦天之所知故詩人以帝謂予懷言之其曰予懷者謂天眷眷不忘也常人之心於戰勝民歸之後必志滿意得厭常喜異惟文王之德純亦

不已不以聲音笑貌而自矜記所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文王豈有是哉以字不必訓與如安以樂怨以怒之類古文之體多然也文王既不自矜不自異故能去其識知一循天理凡天之所欲者皆天理也順天之則而無一毫自私之見所以因天之欲而詢民之仇同兄弟之國修攻伐之具為伐崇之舉也蓋崇侯嘗譖文王矣使文王懷自私之見必

以人謂我報己怨為疑而不果伐矣彼崇侯者既敢

於誣聖人則其有為於國敢行暴虐可想而知是所

謂民之仇也湯征自葛始亦豈以己嘗遺之牛羊嘗

使亳衆為之耕而終不祀遂以私喜怒加之兵也正

以仇餉之故為匹夫匹婦復讐耳湯文王之心一也

湯之奉若天命即文王順帝之則也鉤者以鉤著於

城援者以梯援而登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從旁衝突

皆攻城之器與車也崇墉崇國之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信連連攸馘古獲安安是類是禡馮嫁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弗崇墉仡仡魚乙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上章既言文王順天而伐崇此章遂言伐崇不為暴急罪人斯得而天下咸服也閑閑謂攻城之車徐緩而不廹言言謂守城之人喧啾而甚懼執所生得而訊之連連而相屬馘取其左耳而獻之安安而不暴詩人形容伐崇之師氣象如此文王方且於出征之

際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告之神明而伐之示無私也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以攻之甚緩誅之不暴蓋不忍毒民於鋒鏑欲因是而致其自至使之自附以示四方莫敢侮予而已及其負固不服於是復伐之我之臨衝則茀茀而盛彼之崇墉則仡仡而壯可謂勍敵矣疑若未易取也然薄伐縱攻遂絕其命忽焉而亡豈非天相之歟不然何以四方咸服無有敢拂吾意者比之謂

因壘而降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皆史氏文勝之言非本詩人之意姑存之是詩八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二